

百川學海

正二十四

法帖譜系上下
歐公試筆
古畫品錄
後畫品錄
畫品

漢書門類			
三四號	三四號	三四號	三四號
三七架	三七架	三七架	三七架
三三冊	三三冊	三三冊	三三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四號	三四號	三四號
漢書類	三七架	三七架	三七架
漢書類	三三冊	三三冊	三三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4	
冊數	33(24)		
函號	370	35	

庚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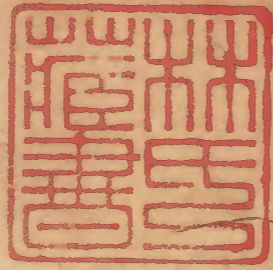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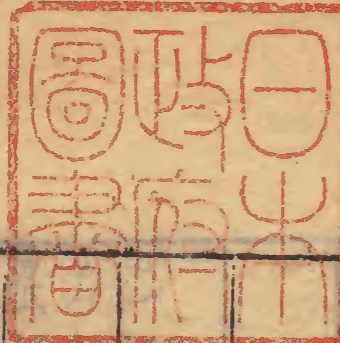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法帖譜系

禮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太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本

二王府帖

長沙別本

黔江帖

廬陵蕭氏本

臨江戲魚堂帖

利州本

淳化法帖

紹興監帖

法帖譜系

淳熙三年刻板
禁中釐
爲十卷
是爲歷
代法帖
之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福清李氏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新絳本

烏鎮本

彭州本

絳本舊帖東庫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亮字不全本

又木本前十卷

凡圈者自成一

尚書郎潘師直以官法帖刻石增益名帖總爲廿卷

譜系雜說卷上

宋曹士冕撰 明翁立環閱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方矢文治之餘畱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

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敘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木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邠情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

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

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畱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竝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勅也

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
但用潘杏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黦黑又多橫木裂
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
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
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
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 御府拓
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
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在邇來碑工往
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椽痕
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 旨刻石 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
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

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 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所拓者字多頑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師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

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於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曆第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扁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少異而字體形模小少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謬殊不足觀

三山水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
舊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
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
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
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
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

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
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
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
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
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
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
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

湯正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模
男僊芝爲一行靈芝鐫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
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
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
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
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
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
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
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雪上獲一本于向氏叔堅
之齋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
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
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
法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
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以證驗

灃陽帖

灃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閣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

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
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爲
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
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
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
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
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爲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
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
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墓刊未畢先君殿丞繼之
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刊缺太半今
續完之以藏於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
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卷上終

此十帖刻於石正而四十餘行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
 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
 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
 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
 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
 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

譜系雜說卷下

宋 曹士冕撰 明潘之淙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
 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
 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
 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
 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
 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

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
茲得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
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
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
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而
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
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
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
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
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
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
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
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昉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
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
雷川官滿得闕過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
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

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
殆師且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後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第二行菱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
曲第五行名字右脚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
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脚

第九卷木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
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
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
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
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為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所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
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
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羣字落筆之精此稍異
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
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
上東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東亮帖內
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
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
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
希无皆有之

北本

普系

卷下

四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尚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余家多有之前有目錄

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又一帖頃獲于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于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廿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為攷一卷以便檢閱厚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

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子所記
如何余曰博矣廼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

庚申冬隣火煽虐潛心閣殲焉初余頗惜此板
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逮是他板獲免秦禍而
譜系反爲煢惑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滿閣
古帖名碑秘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
甲煙焰生平日力事力心力爲之一空恨鬱無已
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邪因念曩與谷中校
讐叅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

本與友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
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余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
蓋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痼疾尚堪
某此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

現務史跋

譜系雜說卷下終

卷下

七

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建是他板獲是奈禍而
史規及爲發或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
燕若琳丸薄茹之末却問景安王始夏氏也
蓋匪知以爲寮爾世世不悉之密麻亦尚其
泚燕野燕北志想夫余宋各規以味夢以精業
本與文心間於斯遊而亦之且然隱丸雖然對

歐公試筆

宋 歐陽修撰 潘之淙閱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
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
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
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竊此硯得
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
置之余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

言集
者見之悽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 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
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
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
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
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
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不勸而止者其意入益於物而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
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
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
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
必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
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
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

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斷木爲棋列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迫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藁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

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
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
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予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
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
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
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
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

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

一作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
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
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

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

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吊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

一作碑

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為意好句

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

一作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閭僂甚也

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畊白水負薪斫

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

一作笑

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場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
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
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場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
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
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
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術二字一作

目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者

變格為文道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

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耻說

廉耻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予為此論
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於余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

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所成不復

一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終

試筆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
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見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
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
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
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
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
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
之聞見也南齊謝赫撰

古畫品錄序

古畫品錄序

古畫品錄

南齊謝赫撰 王道焜校閱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五代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事孫權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

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晉時

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為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叅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高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嘗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奧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適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為寶也

表舊

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 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峰出魑魁神鬼皆能絕妙同流真爲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輿阜之中莫與爲匹豈直棟梁蕭艾可塘揆與璠者哉

顧愷之

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適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於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

實為領袖及乎子顥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表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長也

吳暎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

預焉

陸泉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入點畫之間動流恢服傳於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尺儼本性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蓬道愍

章繼伯

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亦為入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倩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真細而論之景玄為劣

第五品

三人

劉頊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為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真然觀察詳審甚

得恣態

晉明帝

諱紹元帝長子師王厲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跡歷落往往出羣時人為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

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色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

古畫品錄終

後畫品序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泐古意而文變今情立
 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
 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
 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
 非淵識博見孰究精麗擯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
 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遭故前
 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
 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倣如負日月

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篋矣分所執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思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縟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緣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覩魚鱉謂察

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游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水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僮斷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旣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

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
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銓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
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吳興姚最撰

後畫品錄

陳 姚最撰 王道焜校閱

湘東殿下

梁元帝初封湘東王嘗畫芙蓉湖醮鼎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
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為難王於像人特盡神
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際文談衆
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
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
稱焉

劉璞

右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墮矣

沈標

右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右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莊隨時變

改直眉曲髻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右其於繪事頗爲詳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鈍迺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貴

右稚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嘗畫團扇上爲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

辨千尋之峻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迹

沈粲

右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幃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右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晝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筆但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然聖賢矚矚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

右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輪扁甘苦難投

毛稜

右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真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嵇寶鈞

聶松

右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辯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右雖早游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殫極斲輪遂至兼採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輪奏薄伎謬得其地今衣冠緒裔未聞好學丹青道堙良足為慨

袁質

右質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疇癘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雁下和抱璞兩圖筆勢適正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頌比之書翰則長胤狸骨之方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釋僧珍

釋僧覺

右珍蘧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勗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嵇聶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右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

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為京洛所知聞

解禱

右全法章遠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

後畫品錄終

畫品

宋 李廌方叔撰 藍瑛校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
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
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恠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
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
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
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

畫品

闡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爲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闡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于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躡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墮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瀾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

小聚觀闔戶闕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樑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

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會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為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于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

畫品
今併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
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
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
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
爲是乎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
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
神仙翼所作也六石叢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

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跡而深巖委澗有
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
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
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
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畧到便能
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
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益之徐熙所作也蘂生竹

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籠筆其間櫛比畧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鷓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本身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鵬狸鷹兔鷓雉鷓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鷓子坐柘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鷓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鷲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艷婦凋籠采縷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所作銅嘴坐柘條上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藁竹茂密春風野色貽蕩在目然老樹欹卧不見條枚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

畫品
五
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
連屬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
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
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醜然挾彈遨遊於二江
之邊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
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
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尊行寓意於畫
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
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
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劔
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
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卽曰適一山人

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
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
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紵袍上人見其
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
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
審定益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
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
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
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焮銳得火
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
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
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
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
觀若人孰懼燒劫

寒龜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

卽黃監也

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

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
枯林之下一龜蹠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
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跼之態其趣甚樂頃
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龜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
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
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幕
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髯
穹鼻黥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
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
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真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宮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
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
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真仰
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

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倔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媪嘗醋圖塞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真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真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真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也

普陀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普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

德鱗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瓘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爲筆如草書顛掣飛動勢極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畝及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
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
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
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
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
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
未有翻湧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
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
之

苗莒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
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
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
逮也蓮荷花生泥污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
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直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混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為延安呂觀文吉壽作石上卧

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觀文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卿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

